



園丁ê話: Lím Chùn-iók

TGB 網路ê phoe

去中國化

aThi^h hia^h:
□ Chòe-kĭn Tâi-tang ū teh khó Tâi-gí kàu-su jĭn-chêng ê khang-khoe. Góa khi kâ in khó-
chhĭ, ū mġ kúi-ê chit-má teh tâi-khò ê lâu-
su kah tĭ kong-ka ki-koan chiah thâu-lô ê lāng
sú-iōng Tâi-gí ê chêng-hêng.

Góa ū thia^h-tiòh kúi-á ê tâi-khò lâu-su kóng
in kám-kak Tâi-gí chin tiōng-iâu, in-ūi in teh
kâ ê só-chhāi chhiá^h chē keh-tâi kàu-iōng ê
chêng-hêng, a-kong, a-ma chhōa sun, in bē-
hiáu Hóá-gí ài iōng Tâi-gí kâ in kóng chiah
thia^h ū. Kĭ-tiong koh ū chit ê gōa-séng-lāng
in-ūi án-ne ték-piát koh òh Tâi-gí ê.

Ū chit ê chit-má tĭ kong-ka ki-koan teh chiah
thâu-lô ê, i kóng i só chiap-chhiok ê bĭn-
chiōng, 80% í-siōng sĭ kóng Tâi-gí ê. Góa mġ
i kong-bū-jĭn-òan kám ū su-iâu khò bó-gí. I
kóng it-tēng ū su-iâu.

Kĭ-sit góa tui KMT ê bĭn-tiâu ê kiat-kó sĭ
chin hóai-gí, ték-piát sĭ^h khi-Tiong-kok-hòá
chit pō-hūn. Góa chòe-kĭn tng teh siá chit phi^h
būn-chiu^h thām-thó^h khi-tiong-kok-hòá^h ê i-
gĭ, chin siū^h beh chai-iá^h lán Tâi-gí-bāng pēng-
iú ê siū^h-hoat:

- 1) Khi-Tiong-kok-hòá sĭ sim-mih i-sù, beh án-
chóa^h chò?
2) Su-iâu khi Tiong-kok-hòá ê
gōan-in sĭ siá?
3) Khi-Tiong-kok-hòá ē-tàng
tât-kâu sim-mih bók-tek?
4) Khi-Tiong-kok-
hòá sĭ bók-tek ah-sĭ chhiú-tōa^h ah-sĭ 2 ê lóng-
sĭ?
5) Khi-Tiong-kok-hòá kám ū-hoat-tō kah
chit kóa phò-sé ê kè-tât kiat-lián chò-hóe, c.c.
jĭn-kóan, bĭn-chú... Hak-khiam

台灣鄉土長篇小說連載(46)

鄉史補記

陳雷

五
台灣知府接 tiòh 嘉義知縣謝上棠 ê 秘密公文，
北頭洋頑民抗租，八卦會匪徒作反，大驚一tiò。
頂回林爽文天地會反，無一個月 phah 到府城來，
差一 sut-á 官廳 tóh phah 無去。趕緊通知總兵唐國
釐，命令北路協標營出兵。副將苗青山派千總沈
國正領兵三百，hán 講一千，一路向北頭洋來。

He 兵先來到蕭壠南 pēng 公廨宅、三五甲。He
公廨宅 tòh 是咱平埔 ê 舊社，人已經 sóa beh 了 a,
chhun 八、九戶，ah he 三五甲 lóng 是 khah 新來 ê
佃戶，差不多也有十 gōa 戶。He 北路協標營 ê 兵
lóng 是廣東調來-ê, bē 曉講咱話，來到 tè 無分五
四三，thái 是 thái, 掠掠, tát 項搶了了, chhun 是
庄放火燒。Khah 早官廳治人 tòh 是 chit-ê 辦法。

公廨宅 hit-ê 少年楊快 hō 兵 thái 無死, khioh 一條
18 歲 ê phái^h 命, phái^h 死走來到蕭壠社 bĭh tĭ 金唐殿
內面。這金唐殿原早是蕭壠社 ê 公廨, 拜阿立祖 ê
所在。後來也有 chhāi 佛祖媽 kap 蕭王爺, 三項 lóng
有 teh 拜。楊快 tĭ hia 青狂拜, tú-tġng 黃甘來 teh 掃
地, 看 chit-ê 生分少年面 á ká 青 sún, 可憐雙手到
骨齊齊 tok 無去, tóh ká 伊教。chiah 知影 ta^h 害 a, 三
五甲、公廨宅官兵 thái 人。Ta^h chit-ê 黃甘無文也無
武, 講也是八卦會 ê 兄弟。趕緊 chhōa 楊快一路 ná
走 ná ai^h, 逃來到佳福寺, tòh 是光明護天大元帥大
本營, 來見李算本 kap 吳大獅。

李算本問: 「官兵有 gōa chē? 」楊快應: 「喊
(hán) 講一千, 實在三百。」吳大獅想想 leh 講: 「
這官兵沿路搶來, siōng 無也 tiòh-ài 幾工 chiah 會到。
好得 thang 咱先出手, chiah bē 時到有內應。」李
算本 ká 右勝將軍賴應講 án-ne 生, án-ne 生... Ká
左勝將軍李天送講 án-ne 生... án-ne 生... Ká 楊
快講 án-ne 生... án-ne 生...。

Hit 暗左勝將軍李天送 chhōa 兄弟 20 外個來攻
巡檢司。Tòh 是原早諸羅縣治設 tĭ 咱佳里興, 後
來 sóa 去諸羅山莊, tòh 是 chit-mái 嘉義, 佳里
興留一個巡檢司 tĭ hia。Ná 知 chit-ê 巡檢, 也 tòh
是郭甲 ê 叔 a 郭中心, 聽 tiòh 人 hoah 吳大獅萬歲,
八卦會兄弟 chhōa 頭抗租造反, 早 tòh 驚 kah
破膽, 偷走去 bĭh kah 無看人。左勝將軍攻來, 無射
一支箭, 無 thái 一個人, 佔一間空厝, kan-na 掠
tiòh 一個 khiau-ku 是 老歲 á 張阿尾, 問起來 tòh 是
雞 a in 叔, 來 tĭ hia phah 鑼顧更, 叫作內外更
夫。掠來問巡檢 tĭ tó, 張阿尾應: 「去出巡。」
李天送受氣 beh phah 伊, 張阿尾講: 「老身 ê 肉蕃
薯粉 chhiok 是, 皮土屎紙糊 ê, bē 堪得 phah!... 你好
嘴姑成(chiá^h), 我報你一項寶。」李天送聽了奇
怪, 好禮問: 「阿尾伯, 天送 a ká 你講一個教。」
He 顧更 ê chhōa 來後花園, bih 懣苦, 講: 「Tĭ
chia。」掘落去, khin-á-khiang 一聲, 挖(ó)起來
看, chiah^h 實一支烏槍 súi á 噹噹。天送歡喜, 答應
伊: 「後日 thái 贏, 算你一大功。」Tòh 放伊去。
(待續)



賴和獎感言：台灣母語文字化 標準化 kap 現代化

Babuzá Chu(張復聚醫師)

我對1991年開始做台語文ê事工(運動/立法、
研究/教學 kap 寫作/出版), 到 ta^h chiah 4年。
今 á 日 ē-tàng 得 tiòh 賴和醫療服務獎, 有淡薄 á
意外 kap 講 bē 出 ê 歡喜!

對我來講, 得 tiòh chit-ê 獎是 ká 我肯定, má
hō 我 khah 重 ê 責任; m-koh, 對我所做 ê 台語文
khang-khòe, 包含用羅馬字(白話字, Peh-ōe-jĭ)寫
台語文, 意義特別 khah 大! 這是賴和獎頭一 pái
賞 hō 欸欸台語文ê工作者, siōng 大 ê 意義是,
大家已經對台語文運動 chit-ê 主題 chioh 認真 teh 思
考 lah!

M-koh 我 má 有 kóa 傷心! 到 ta^h iáu 有真 chē



賴和是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的重要作家

人講「台語 Hō-ló(鶴佬)話無文字」, á 是講
「台語無標準ê文字」, 這其實是教育造成 ê
錯誤觀念。世界有6,000 gōa 種語言, 有文字
文獻 ê 無 gōa chē。其中ê文字大部分 lóng 是
abc chit 類 ê 羅馬字, 用漢字 ê 顛倒是少數人。
M-koh 大部分 ê 台灣人 soah lóng 認為漢字 chiah
是文字, 這就是問題! 若是講羅馬字 m 是文
字, án-ne 愛因斯坦就 m-bat 字 loh! 文字 ê 路用
應該是紀錄事物, 傳承智慧 kap 經驗, 提供思
考 kap 創作空間。

歐洲 tĭ 文藝復興運動 ê 時, 官方使用法
文, 教會用拉丁語文, 家庭用母語。Hit-
chūn 母語是 hō 人看 bē 起 ê, má 無標準 ê 文
字 thang 寫。意大利 ê 但丁(Dante, 1265-1321)
tāi-seng 用母語寫作, 伊 ê 作品《神曲》後
來變做世界文學 ê 經典, 意大利 ê 文字標準
化就是 án-ne 開始; koh 來 chiah 換英國詩人
超叟(Chaucer, 1340-1400)用英語寫作, 英語
慢慢到 16 世紀莎士比亞 chiah 完成文字標準
化; 芬蘭是延遜(ián-chhián)到 19 世紀 chiah
開始文字標準化。Óat-tġng 來講台語, 漢字 ê
文獻自 400 年前就開始有人 teh 寫, m-koh 無
gōa chē; 若是羅馬字 ê 文獻, tui 1830 年開
始, 到 ta^h 已經 beh óa 200 年, 文獻 chioh
chē, m-ná 有報紙、雜誌、詞典, 其中 koh 有
近代科學(醫學 kap 數學), má 有文學 ê 作品,
thang 講文獻滿粟會、kui 山坪! M-koh 台灣人
若 m 是無看 tiòh, 就是無 beh 承認這是台語
文! Chiah-ê 羅馬字文獻, 大部分 lóng 是台灣
人寫 ê, 是 án-chóa^h 咱無 beh ká 承認?

雖然咱有 chiah chē 文獻, m-koh 台灣母語文
字化、標準化 kap 現代化 iáu-bē 完全完成, 咱
繼續 koh phah 拚。若無, 咱 ê 語言會一直流
失去, 咱 ê 文化、咱 ê 信、咱 ê 認同 má 會一
直消失去; koh 免 gōa 久, 咱 ê 身分 lóng 會
無去, 像我 ê 族群 Babuzá án-ne, 永遠 tĭ 地球
滅絕!

賴和先為 tiòh beh 反抗日本殖民統治, 全部
用漢字寫文章, 無採用蔡培火當時 teh 推 sak ê
羅馬字; 寫到 1935 年《一個同志的批信》了後,
就無法度 koh 繼續寫, 因為單靠漢字確實無
夠額 thang 寫正港、súi 氣 ê 台語文! 設使若採
用 kóa 羅馬字 kap 漢字 lám 作伙寫, 像日文 án-
ne, 咱今 á 日定 tiòh 加 chioh chē 先生 ê 文章
thang 享受!

漢字 ê 缺點是需要學 chioh 久 chiah 會曉,
而且歹學、歹寫、歹認、歹記、歹發音; 普通
人 ài 學 4、5 年 chiah 會曉讀 kap 寫; 若是羅
馬字, 3 個月就會曉! 咱受漢字 ê 束縛實在 siu^h
過頭大 lah。新加坡英語系教授 Ismail S. Talib
tĭ 「後殖民文學入門」ê 課堂有講 tiòh 印度
國父甘地(M. K. Gandhi) bat án-ne 怨嘆講:
「無英國人 ê 英國統治! 」菲律賓 ê 國父黎
利(Rizal) mā bat 對 in ê 知識份子 án-ne 講:
「Lin tiòh 看 bē 起家已 ê 語言, 大部分 ê bē
曉讀 mā bē 曉寫, 這中間 koh 有 chioh chē
人連一個字也 m-bat! 」這 kiám-chhiá má 是
teh 講台灣!

舊年 tú 過身 ê 波蘭詩人米洛舒(C. Milosz,
1911~2004) ê 作品有 án-ne 寫: 「用大寫字
母寫真理 kap 正義, 用小寫字母寫白賊話 kap
壓迫。」我 beh 用漢字寫台灣被漢化 kap 被
殖民、被壓迫 ê 歷史, 用羅馬字記錄我 Babuzá
族歡喜 kap 悲傷 ê 聲! 用羅馬字 lám 漢字寫
我所知 bat ê 台灣文化: 因為台灣文化有南島
語文化、中國漢文化、日本文化 kap 西方文
化。用漢字寫漢文化, 用羅馬字寫漢字無法
度表達 ê 文化, 這應該是海洋 ê 台灣文化 siōng
好 ê 形式表現 kap 實在內容 ê 記錄方式。

多謝大家有耐心聽我講阮心內卑微 koh 堅
決 ê 心聲。(台灣羅馬字協會創會理事長, 高雄
醫界聯盟會長)

台灣文學 ê 正名(四)

Ûi 英語後殖民文學看台灣文學

李勤岸 Lí Khîn-hōa^h

台灣母語文學 ê 現實
日本殖民時代台灣人為啥 beh 主張台灣
話文寫作, m 用殖民語抑是中國話文? 我 ká
歸納出來下面五點理由:

因為咱是台灣人。
黃石輝(1930)講了上直接, 伊認為台灣
人用台灣話寫作 m 是甚麼奇怪 ê 代誌, 因為
「你是台灣人, 你頭戴台灣天, 腳踏台灣地,
眼睛所看見的是台灣的狀況, 耳孔所聽見的是
台灣的消息, 時間所歷的也是台灣的經驗, 嘴
裡所說的也是台灣的語言... 我們為甚麼不用
台灣話做文? 為甚麼不用台灣話做詩? 為甚麼
不用台灣話做小說? ...」

台灣話有伊 ê 獨立性。
黃石輝(1931)認為「台灣是一個別有
天地, 政治上個關係不能用中國的普通話來
支配; 在民族上個關係(歷史上的經驗)不能
用日本的普通話(國語)來支配...」。

台灣文學是為著勞苦大眾。
黃石輝(1931)與當時大多數 ê 台灣作家全
是信仰社會主義 ê 普羅文學觀 ê, 伊講: 「...
況且我們做文做詩, 都是要給台灣人看的,
尤其是要給廣大的勞苦群眾看的。這廣大的
勞苦群眾都是沒有高深的學問的...」。

為著 beh 掃除文盲。
黃石輝 kap 郭秋生攏主張 beh 醫台灣人的
文盲症, 除了台灣話文是不可能有效 ê。
台灣話 ê 文字化怎樣會 tàng 來解決台灣人
ê 文盲症? 郭秋生(1931) tĭ 《建設「台灣
話文」一提案》按呢講: 「試想所說的話會
得和所寫的字一致, 那末學習的人不用勞苦
只會認識字的音, 便可無用思慮連結當該言
語明白了意思。」

為著解放台灣人。
郭秋生(1932)認為若無台灣話文做基

礎一切的解放運動, 「都盡是無根的花
穠」, 伊斷言「建設台灣話文的確是台灣
人凡有解放的先行條件」。

國民黨中國殖民時代, 台灣作家愈來愈
濟人對繼續使用殖民語華語寫作提出質疑,
愈來愈濟人投入母語文學 ê 創作, 無顧母
語文學 ê 語言人權被壓制, 台語文無發表
ê 空間, 無甚麼文學獎通提, 無甚麼出版社
beh 出版, 無甚麼掌聲, 甚至 koh 會 hō 人罵
「心胸 kheh-eh」抑是「福佬沙文主義」。
為啥物? 我 ká 歸納出下面四個理由, 咱會
tàng 看出這個時代 ê 台語文運動已經是言
語運動、文學運動 kap 建國運動三合一 ê 運
動 ah:

為著反殖民 beh 建立有尊嚴 ê 台灣文學。
林宗源(1991) tĭ 蕃薯詩刊 ê 發刊辭寫講:
「咱講台灣文學、台灣文化, 在我想若是無
完成台語文字化, 創造一套咱家己的文字來
使用, 台灣文學及文化就無法度生根落土,
若按呢大權開花結的果子, 一定攏是半南
洋的, 半仿仔的文學及文化。」, 伊同時呼
籲「發展咱家己的文學 m 有尊嚴的、毋是
奴性的文學。」

為著建立台灣人 ê 文學傳承。
李勤岸(1994) tĭ 《歷史不斷重演 ê 台灣
文學運動》內底提出台灣作家應該無顧家
己現此時 ê 名聲、地位, 開始學習母語寫
作通建立台灣人家己 ê 文學傳承, 按呢台
灣人才有可能培養偉大 ê 文學作家出來, 「
如果咱若 bē-tàng 世世代代使用全一個語
言來寫作, 反倒轉一直停留 tĭ tòe 人講
話、寫作 ê 階段, 一直 teh 「學人寫字」,
咱 beh 按怎有可能建立咱家己 ê 文學傳
承?」(待續)

荒漠甘泉台語詩(18)

陳清俊 Tân Cheng-chùn 譯著

三年一潤, 好 phái^h 照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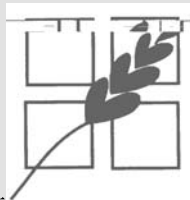
Oh, ták 年有冬天,
Ták 年也有落雨天,
總是有一工, 日 á 暎,
鳥 á 飛 tġng 來吟詩。

樹 puh 新芽(í^h),
草變青,
花開真 súi ê 期,
鳥 á 飛 tġng 來吟詩。

Oh, 每個人憂傷沈重,
每個心會苦痛,
總是有一工,
鳥 á 飛 tġng 來活動。

若是失去勇氣,
回想甘甜日子,
當黯淡 ê 日過去,
鳥 á 飛 tġng 來吟詩。

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



各位同鄉:
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自一九八一年成立以來, 在熱愛台灣, 關心陳文成
事件的同鄉支持下, 一直不餘遺力的為台灣的民主, 人權在打拼。二十外年來, 本基金會
每年在美國和台灣頒發五至七名的獎學金, 一方面肯定得獎學生們的努力和成就, 一方面
也鼓舞了更多的台灣學子來關心台灣。二十外年來, 本基金會曾發行《台灣文化》雜
誌, 舉辦週年紀念會, 贊助台灣人作家寫作, 邀請台灣作家, 文化工作者訪美, 舉辦紀念
音樂會, 舉辦台灣藝術花展, 協辦二二八劇展《未完成的夢》及各式各樣的文化及政治
活動。並長期支持《台灣公報》(Taiwan Communicate, http://taiwandc.org), 《台灣學生》(台
灣學生社 Taiwanese Collegian, http://tc.fomosa.org)和 ITASA (http://itasa.org)。
近年起我們除了固定的獎學金外, 更在陳文成生前執教的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設
立一個紀念陳文成的獎學金。自 2001 年起島內的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也在我們美國的同鄉
鼓勵下獲得正名為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。

本基金會地址: Dr. Mark R. L. Kao, CWCMF P. O. Box 6223, Lawrenceville, N.J. 08648

Han-chĭ hġg chháu-liáu

蕃薯園草寮

台語五言詩一顏敏政 Gān Bĭn-chêng

- Han-chĭ hġg chháu-liáu, 蕃薯園草寮,
- Tek chġhġg tek i-liáu. 竹床竹椅條。
- Tâi-būn bē bō-liáu, 台文 bē 無聊,
- Chò-hóe lòh lái liáu. 作伙落來潦。